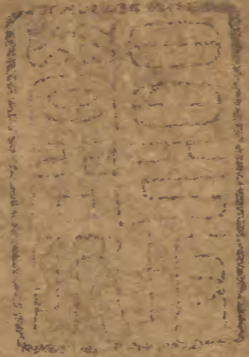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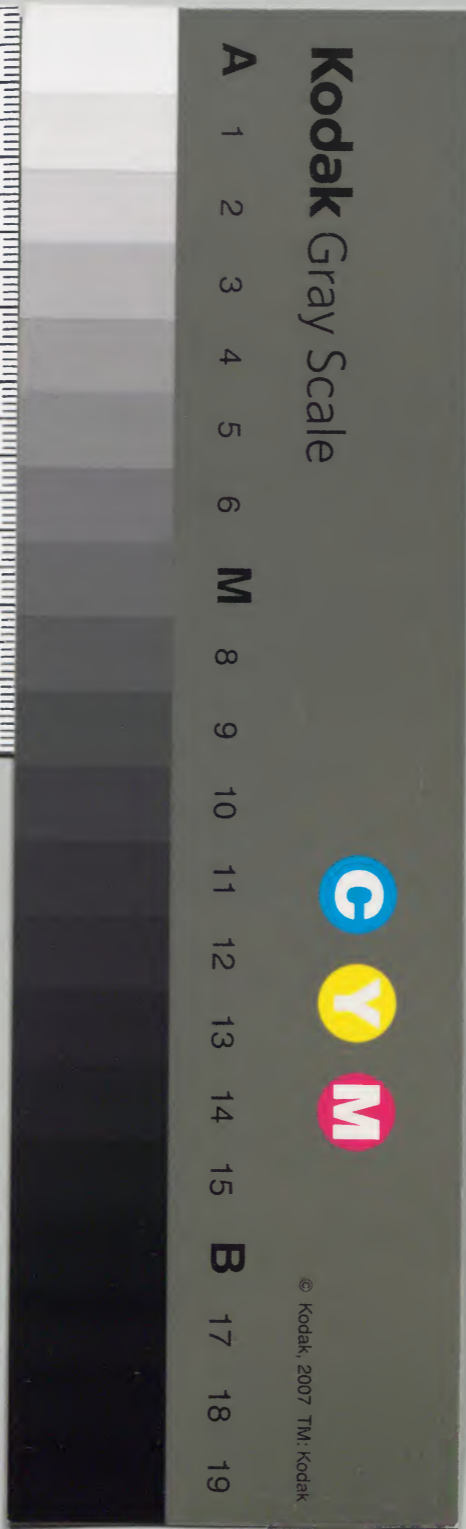
我國系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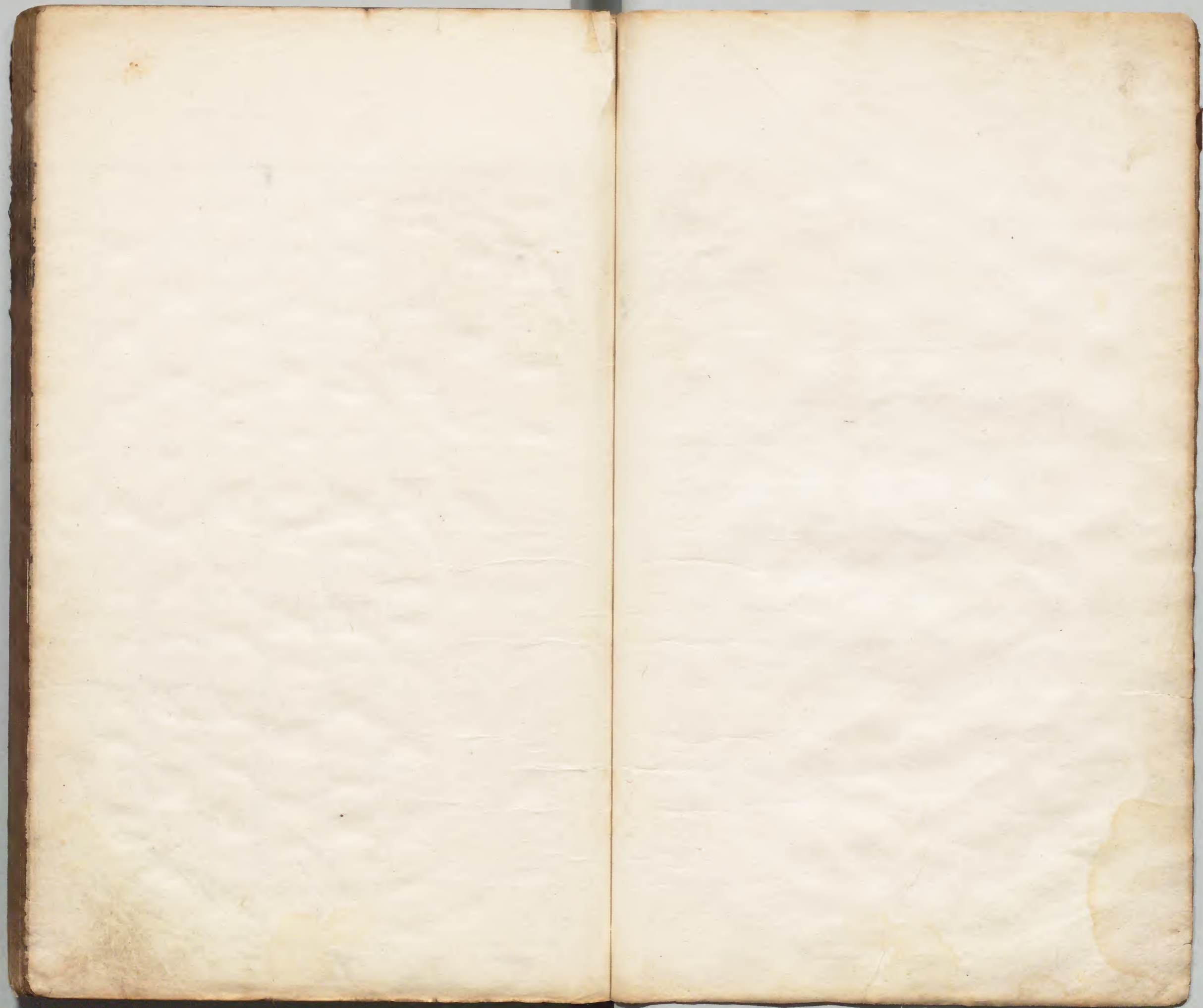
		二	漢
		二	書
		九	門
		〇	
八	六	九	
冊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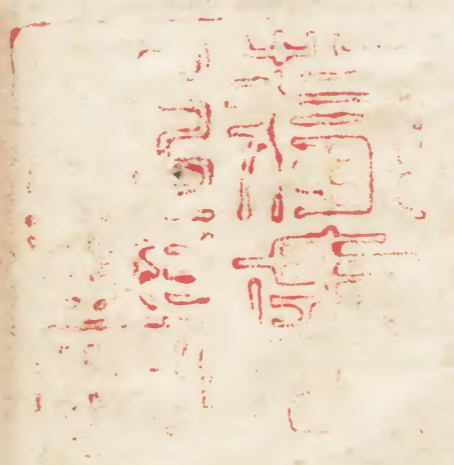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二		漢
八	二	書
冊	二	
〇	五	
架	九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59
冊數	8	(5)
函號	286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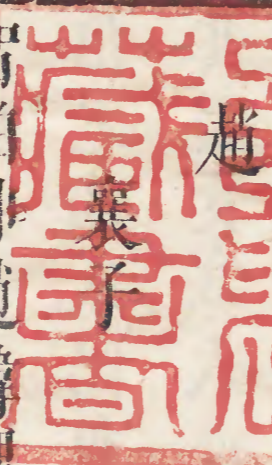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戰國策第六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

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

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

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

解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

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

戰國策 趙

事情周折本

多叙得亦曲

至但鍊法尚

未盡尚賞有

率易處

復劉作慢韓子

亦作鷙悔

通篇辭意佳偉

與楚策獻把詢

如出一手

桓元作宣下

上以他國不聽形此以韓與形各中的

韓魏作兩波

簡子一作簡

元作延陵王
韓子趙襄子
召延陵生

齋牆同

矢銅作兩波

奇

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

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趙國史

城力一作財
城力字作

襄子二君又
作兩波

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
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
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
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
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
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
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
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
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

太無奇論

姚本期下有
日字今從之
此日字不補
亦得

過一作果
奇

孟談一波

志於行高喜
於說行色動
意憂憂其情
露

二主二子又
作二波

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
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
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
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
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
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
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
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難信

果然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

智過一波

亦然

韓字補

天生有許多節奏所以但直叙而味態自濃

救上軍字補

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鷲殺鳥喻其殘忍。犴犬性驕也。君澤趙臣繼安于者。一本尹澤。韓子國語作尹鐸。柱質礎也。日

伐國後 趙

夜。日既夜也。兵交。使在其間。故孟談得朝於智伯。轅門。以車為門而轅外向也。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為約。著言附其城。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邾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

城之元作城下
御刺黎反孫本
作御說文作締
音同
疵一作疵
之下矣字一作
夫屬下句
未甚鍊

點得醒

二元作三姚
云錢劉作二
意醒而勢流
便

焉一作為

又出此一奇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邾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視端畏之。
趨疾避之。

戊國危 趙

一本廟作廣
霸元作百下
同

亦有姿態而
語未工

損一作捐

劉改乎作也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
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
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
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名去
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
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
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
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

均之外紀作
均而

此波瀾甚佳

楚元作燕吳
本楚下復有
燕字注云下
文有楚無燕
必有一誤

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
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
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
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
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
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
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
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

一云復來二字元誤在而今上一本作而今諸侯復來
誅我上元衍孰字注云孰為我謀也

計奇

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霸業不振今將興之故曰發國地猶云武安之類簡之塗蓋國地君之御也稱舉其說也約者自斷之辭美同有美而同美同權均必相疾也決猶決別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不使不為用也死僂之下孟談既答而復言也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緣以死激襄子故使從其所欲而許之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

畢陽豫讓祖孫皆以義烈著史記惜未表出

篇法

執一作索

節生奇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我國策 趙

襄子亦大賢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

妻熟其形友知其心

插此問以淡下論甚增濃色

高論

本伏所當過橋下一本以作於

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

范字補

意當而語妙

大是

我國史趙

故國通

而自呼也

注中衣盡出血數語不可刪抹

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容修其容色扞錐同刃施

刃其端也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恠而刪之歟

烈侯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文勢亦跌宕而稍鬆

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

乘迫為合攻
隙為離其蘇
秦氏之揣摩
乎聽蘇而不
動者未之有
也張氏之解
從六國自解
也
蘇秦當其難
張儀為其易
太史公兩人
斷語極精

八事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
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
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曰一作白

利

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
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
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
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
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
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害

伐國後 趙

害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者音婆又音蒲音盤

甲兵積蓄地形

傳附同

害

引古

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文陣雄厚

激

戰國策 趙

按今

疊秦字補
一本今見破
於秦西面云

破衡

一本無笙琴
字

喝元作獨獨喝
通見齊策史作
喝相恐脅也

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箏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陳謀

儋元作擯無
異今並後前
作儋

實經畫

計畫天下如
博塞布子置
路歷。在前
亦奇矣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儋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六國五出師
制秦之謀特
兵家形家之
說而非其至
者也同室三
指則異心矣
况連六國之
衆南北相巨
數千里望其
腹背相顧也
得乎

飾一作飾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
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
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
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
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縵以約諸侯

明德在于論賤
行政在于信貴
是破其鐵銛者
也

奇文

銛元作鈗下同
夫人者似宜
屬下句
有為元作有謂
錢劉作為
夫人者猶言如
此之人也持鐵
銛出入于木之

兩敵兩為趙敵也。陰陽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
一夫受田百畝，堯無三夫之分。蓋言未為唐侯
時，節節目也。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言美人之
所處也。午道地名也。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
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
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
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銛者乎？

銛言鐵之利，若鈗則鐵鉞也。一曰：蒼頡篇，鈗，持
也。蓋字與鈗同，以鐵有所劫束也。夫人者，謂木

我因是趙

中如此之人即
解木匠也以喻
讒人之居中離
間者

屑。自鐵言之爲人。一曰難通。其義未詳。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

氣壯甚

出元作去

一本無山東字

飭一作飾

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儼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恚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

寡元作宣
依元作微

無策破趙從
故惟以兵威
強劫

下秦字補

趙為從盟主
故儀說之與
齊楚異

一本東藩之
臣

歐歐誤一云
軀同

竊元作切

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趨趣同

督視責也。熒火光也。猶眩。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比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冷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又比之趙復為秦約趙也。冷向韓人。強國趙人以與齊言拘茂而與之齊。拘茂於齊則韓與秦皆賂齊矣。赫疾皆厚韓者。茂不還秦則二人用矣。

辭多而意寡
頗似瑣語連珠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

平排四句便

曾本利下有平字

作十三大節文
最若蕩鹽鐵論
出此
一本動下無而

字
節一作名

兩節空語入

又兩節空語入

武靈胡服即漢
高漸冠之意
恐劃作怨

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

武靈王

曾本改矣字
作奈何

空語四層

或一作功
歐歐誤
地元作服

語爽事四層

論平音論賤
揚劍陋也信
伸同所謂法
行自近一云
如字言必行
於貴者
上叔字疑衍

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
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
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
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
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
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

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
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
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
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
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

我國策 趙

自中國者至此
以周官大司徒
文

空語八層
此段論詩暢
是股

姚云劉無錯臂
字一作杵面孔
衍作右臂謂右
袒其臂也
大吳一作犬戎
一意而屢轉其
辭然穩之不疑
一意第文機流
便轉換得妙請
之不免其重此
調法後代鮮有
惟謝通說齊信
未章近之
武靈胡服其所
明告族臣者曰
將以此伐中山
却胡林樓煩也
觀其異日胡服

華國錄

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
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
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
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
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
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
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
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
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
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
錯臂左衽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
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
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
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

我國錄 趙

十六

西址略胡地欲
從雲中九原直
襲秦不幸而詐
為使者入秦為
秦所覺不然因
而招胡地遠近
引弓之國於以
長驅秦中未可
知也

就事實論

燕元作其

參史作三因音
而訛也據上文
當作東字

圭張

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
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
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
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
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
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
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

繫高

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
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
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
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
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
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
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

上子一作卿

一本聞作問

力字補

循元作修循法
一作循禮朱子
韓文考異著方
氏說云唐人書
修近循楚辭亦
有誤者則此字
古已混矣此下
文兩有循法字
為循無疑

空語七層

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
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
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
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
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
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
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

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
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
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
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
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

有元作反

讓一作諱

三層

空語八層

趙武靈胡夏服
而強魏孝文夏
胡服而弱然寧
為此不為彼也
君子謂武靈不
善求強

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洩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

兩奇字俱是
奇邪之奇絕
註是鄒魯應
備禮未足多
吳越應反古
未可非

鄒魯逢掖儒
衣也何以謂
之奇服所云
二奇字皆奇
邪之奇言服
奇志淫則鄒
魯儒服不奇
者豈無奇邪
之行哉蓋當
時鄒魯之服
雖儒而斷
衰亂奇行實
多故也

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錯猶委也先世猶高世敵弱與弱為敵謂胡翟也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定定其慮而不移胡服之攻未可知言攻其不宜胡服者亦有之也義行以中國為有義有行錯臂以兩臂交錯

字與引此注誠作織
管子海王篇註錄
長編也

排堆如國語
顧又多率易
不若彼之鍊

而立。言無禮容。黑齒以草染齒。雕題者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一云刻其肌。鯁大鮎以其皮為冠。秣其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參參錯居其邊地。不塞者志在遠略也。與聞遷言有所聞。則改前之為也。禮世禮施於世。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服奇也。而有孔顏。豈無奇行哉。方俗僻陋。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

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問以禮遺之。危高峻也。循計。先計而順行之。勇智為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為事之經。指傅言。循計謀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謀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也。快。謂縱逸。隱中不竭。自匿情實。而不告於君也。僕。役使者。言立傅於可役之人。以勞有司之養。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劔。按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寬中大帶。又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鷄冠而朝。蓋以貝飾帶。此以貝作具。師比。未詳。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史記。胥紕。師。犀。胥。一也。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我國史 趙

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

亦是瑣語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

詔元作昭

至當作王
太行山有九
崕此第五崕
在趙也崕徑
同胡中一本
榆中

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
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
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
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
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
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
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
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
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一策於趙咸
無闕疑有誤

赫元作郝合
元作禽齊元
作魏

仇元作杭

簡妙

騎邑居騎士於此固言不變籍猶令甲一日固
故通交接也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城循
行也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
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
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
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使太子質於
齊也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請無急秦王秦王
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

戰國策 趙

以德樓子事
成六字元脫
以史補

不用六字乃
更附

誤字多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

時秦已相緩故。辭告之也。請無急言為緩故。請之不力。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

秦元作楚

忘元作亡劉
本作忘相一
作大

發元作殺劉
本作發

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伐國策 趙

免一作免

安案同姚改
安作案

姚本案據於
趙環中一作
移於字

豐秦字補

單國策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環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趙，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大一作相

單用一急字收

亦是法令人

語因每如此

成元作程

西元作惡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有者善之也，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休罷兵，復復攻。割挈馬兔而西走，言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也。禍兵禍。安言其不勞。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維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為語助。或方言耳。環中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也。秦有韓、梁、楚。趙之患也。燕又怒之。秦之割趙必深矣。國謂趙舉猶行循

成國策 趙

二十七

文勢極縱逸
簡而轉折多
事情明晰

重

不伐之不補
怒一作恐

攻楚者循前
而攻楚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
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
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怒趙齊之兵不西韓必
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
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
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日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

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

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

國而告之以未講搆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

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

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

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

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

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以順齊者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也使秦無齊之
難因得取其鄰故必攻韓魏矣上言順齊伐秦

伐國後趙

以趙未與中
山講和趙宜
自為備故未
得遠與三國
伐秦
此二國字元
作王國
逸調妙
之一作亡孤
下元衍樂字
後半更曲折
盡情

趙不聽富丁
合魏而魏遂
合秦趙之禍
亟矣與其効
地而聽田文
孰與聽富丁
而無効地哉
孱棋既棄先
着又因爭劫
而失重地趙
之謂矣

下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三國也。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也。三國韓魏齊。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也。饒猶益也。之我之之。猶去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不得於趙。而遂貳於秦。薛公田文。文時合齊魏也。欬趙人。或者教之。最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亦重最。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輕齊。

惠文王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檀呼沱。齊人。我郭宋突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

檀言固有之。郭突齊人而倍齊者。案猶據章子之路。蓋章子以齊軍守此者。鼓鼓里。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

赫元作却
地元作坐武
后時字耳按
鄭氏書略編
文地作坐武
后蓋有所本
意本書坐而
後轉從坐與
後多此字以
義通不復出

帑學通見左
傳子孫也注
作金幣所藏
與眾義不協

子元作秦
一本乘軒里
既曰乘軒車
而云無激車
則此作里是
嬴一作騰
姚本負擔索
河漳元作漳

事同而造文
不若說孟嘗
君者

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
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
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
車駑馬桑輪蓬蔭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
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
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
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
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
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
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
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
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
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
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
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
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

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
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
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
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
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
爲用西入於秦

鎰元作斤

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也後郭門郭門已閉而後至也藉猶借土梗木梗見齊策

愈淺而愈入
人情使人惕
然自省

發本作廢

一本文下有
也字
謹本亦作僅

援元作救一
作取
誤字多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
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
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
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
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
知其善任人也謹使遣吏之辭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

伐國策 趙

文極難逸
論事情痛快

講元作構

人字補一云
之齊上有闕
文當是人姓
各補人字非

姚本作秦逐
但據事直說
更不緣飾而
文勢絕矯健
之甚奇氣橫
溢比之史漢
更覺流暢有
鋒此方是戰
國真正本色
文字
學元作薛

畢國策

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
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
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
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
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
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
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
陰成負蒿葛孽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

陰一作陶

章法

文甚沈著

一本齊下有
甲字

珉元作珉

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
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
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
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
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
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
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
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

我國策 趙

願元作固
於下一本無
是字
於趙下有開

亟元作日

上重字元作
日

三國姚作五
國

言如刺蜚機
如雨注

童法

甘之當是甘
心願之

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願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
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
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
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
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
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
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
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
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

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
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援趙以趙自助也抱負言其勢陰成蒿葛孽皆
魏地其子兌子人比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
也虛國謂悉出兵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者疑齊
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虞商以上諸人
皆齊人之去齊者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矣安
可反疑齊乎詘猶順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
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一云甚循句於趙下有
闕文或其怨於趙因下文衍聞魏與魏相聞推
猶移怨魏怨也治猶校也徧劫者衆脅之以威
私甘者獨說之以言丹順皆人名徧者侵逼也
相與徧
秦也

姚本楚作陰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

伐國策 趙

下李究二字
必誤下云使
公孫衍說奉
陽君即述上
文使公孫衍
說李究也其
下豈得為究
言乎又後有
循燕觀趙語
以為究言則
不通

臣之起至士
民也止且李
究語蓋不欲
伐宋所謂趙
不聽也余但
取乃謂齊王
四字置李究
上即可通
辭元作辟
陰一作陶是
也後皆然

筆力亦儘雄
勁是戰國本
色第姿態不
甚橫溢耳

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
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
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
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
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
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
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

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
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唯得大
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
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
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
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
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
潰而決天下矣

戰國策 趙

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者不以毀秦為齊之利也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者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也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不徒甘之必或制之也待猶將也勸之定封故曰臣且將忠之以封也襄安君蓋趙人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也觀言其無所事擊潰蓋喻其制天下之易矣決猶制

重出

燕元作衛

僻元作正蓋僻聲近匹又訛作正字

錯元作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文以質簡勝亦是戰國本色

爭一作事

下五國二字 勉元作免禁 字補珉元作 珉本必無 召珉也此名 寫訛當作召 禁字不必補

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

戰國策 趙

嬴元作賓

單國策

國復堅而嬴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畸重者矣。後合與畸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

爭秦一本皆作事秦
六節皆用天下爭秦喚起亦是一格

曹一作楚

此段有兩秦行是計

此倍作益解姚本作信

矣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

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

伐國策 趙

軹元作咫

而伐元作高
伐燥一作燥

財元作曹

之而二字補
一本併無救
字云救即敝
字訛衍

有劉作又

前五段俱用
秦之一舉及
秦行是計此
段獨否

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
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
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
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
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
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
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
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
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
收齊魏以成取陰

爭秦爭先事之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
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
得陰是五國爲一不懼秦矣故曰無患復堅約
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珉蓋韓人之善
於齊秦而處趙者代勸奉陽合諸侯與韓氏大
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躋按公羊
傳躋問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
在外曰躋說苑切躋卽倚字一作躋角一俯一
仰曰躋言有一重也後合卽上復合天下嘗橫
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故曰合負親之
交衍公孫衍兩王秦魏也一云謂燕趙也倍益
也過猶勝也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

邑故燥猶燥也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言三晉為秦攻齊國因之破財因之屈兵因之分散也按即按兵之按西合合秦也勝中山之後此時宋小弱而言趙宋同命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

厲元作秦
此語與下
篇意若不相

奇肆開動亦
是戰國文之
傳

惡之一作喜
之

曾本作非素
深於韓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兩憎韓及以韓
為韓之韓史並
作齊且七韓吞
兩周之義明作
齊則不順

圓動之意

伐字補史作徵
兵於韓以威之
從史作徵兵
是

一本議以為秦
計謀
是韓元作恃韓

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徵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

意

伐國史 趙

此雖以秦之禍
趙劫之然天下
大勢必至於此
非若橫人徒以
秦權恐喝諸侯
者
賜元作虞

踰元作魯

過元作吾當改
作逆曲逆音去
顯一本止作唐
曲
胡駒史作胡犬
郭璞云胡地野
夫似狐而小
與元作國
姚本五國上有
皆著字

齊元作韓
蒼勁

軹元作枳
此言齊之兵力
足以制秦而庇
趙見趙之當事
齊
即姚本作抵當
也一本事王
者之云云
上齊字補危魯
作抱
此段言齊之利
以見齊之當與
是以利誘之正
言齊之不當伐
是
史作秦暴為
是

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
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
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
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
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
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
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

屬之讎柝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為上交今
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
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
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
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
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
之

趙

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專據言行之不疑。觀之。觀其愛趙也。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也。貳疑也。晉國謂安邑。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三川。則魏滅晉國。而禍及於趙。不待韓窮也。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盡言得其地也。自距沙丘而下。皆言近趙也。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也。離。詐。酬。酢同。著之盤。孟猶言勸。勸於鐘鼎。屬之酬酢。言朝夕用之。示不忘其功也。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邱。抵同。坐也。就者。屈就之。收者。收結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韓。故齊韓以為義。就之上也。故收言下。

趙於秦元作於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繪請地。趙王乃令鄭

全效左氏

幾音機一音初

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生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內。納也。挾。牽制之。魏幾。魏將。一云地名。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

愛元作受

時一作特
持下脫一字
快速

上國字一作
闕

然之字補
寅然上下有
闕誤

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
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
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
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
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
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
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
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

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
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
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狙獲屬
而狡黠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
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
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寅然之今臣之於王非

戰國策 趙

意與甘茂引
樂曾事同的
文不甚濃暢

以中年反入
梁或者祕謀
之事歟

合元作令下
同

上城字補一本
合下有令字予
一作子大事記
并刪夫子二字

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燕封宋人榮蚤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痛○快○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

雙闕滾去勢
甚流便氣甚
逸

初即裂字

全不離飾

是軍也一作
是夏得三城
無懸釜而炊
四字

平 千都元作都

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敵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其於奢也不然言奢於燕之仇人以為不然也言言玩其兵也方丈曰堵三堵為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

兩喻絕妙而
文更特快逸
之甚

我國史 趙

之謂一作之類

無脊元作毋

脊

竿元作罕下

同罕即罕字

鏑同鋒刃也

魯本須作項

十萬元作十

餘無萬字

剖志明盡

更讀不任有

建瓴水之勢

不字補

而一作兩

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

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質所稅於民者。薄之之薄。猶迫也。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矣。脾。近刃處。鈎。劍頭環。竿。與梓同。柄也。鐔。珥鼻也。蒙須。蒯緱也。集兵。言平時團集。非烏合者。卽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昭所破。故云。而國圍攻焉。兩

伐國策 趙

國或圍
或攻也

孝成王

篇法

委曲詳至
委曲折淋
流滯快
處如畫

龍一作龍姚本

復有太后字
史龍下亦有言

字當是二字此
誤為一或一字

却却同姚本望
見太后下又疊

太后字
鬻一作粥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
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
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

叙起居淡語
絕妙大有雅
致冲味

最有曲折

願令一作願得

沒史作昧

想一作太后
入得妙

文淺而淨意
盡言止更無
做作綠飾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口
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
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
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或國或圍
趙

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警因其明而利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格四皓亦然文興所至雲飛泉湧

史也下有曰字

侯一作孫直藏痛快

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約一作給

陸溪曰既列左師之言又戴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不鍊無節奏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黑衣戎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重器謂名位金玉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

韓字補

黈元作黈字
無黈字

一本而臣太
守
其亦元亦其
亦其正是左
氏句法

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
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
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
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
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
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自首至此語
頗似左氏

才則裁同
平陽趙豹也
元作平原若
平原下文不
應復云召趙
勝

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
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
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
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
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
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
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

透

甚分明

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七十二字補地一作城

告字補

免元作勉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辭封入韓與漢書戰死長平不同

戰國策 趙

展轉猶反覆免辭也。食之食封戶也。

姚本平趙下有不勝二字

係姚本作復史同

講元從女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講媾互用宋以御名並作講

就利害分析更無觀帖

董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

絕淨絕動亦絕是戰國本色而更加之鏘鍊固是古今

一本秦下復有秦字

魏秦情如合符節

縱橫之談妙盡於此專射其虛黃歇信陵皆得此法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虞卿曰夫言講

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

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

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已內鄭朱矣子

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

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

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

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

一本無人字

入言也巧

而子辯才相
當言鋒所到
文彩豔發真
勃敵也微卿
也幾為緩所
賣矣

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
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
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
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
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
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
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
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此飾說也下元
有秦既解邯鄲
之圍而趙王入
朝使趙却約事
於秦割六縣而
講二十四字脫
簡在此史以爲
章有者此策實
非邯鄲解圍後
事
就利害分析
更無觀帖
絕淨絕勁亦
是戰國本色
而更加之鍊
鍊固是古今
有數文字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
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
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
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
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
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

誠下一本補
不字
所元作不

問倒

道辭

前策有負親者
二當是地名幣
元作敵齊交韓
魏使其交秦與
韓魏等也

圖健之甚

乎誠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
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
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
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
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

生發到
害大明

痛快

亦元作而

六元作五
五城妙意謂
比賂秦尚有
一城可省耳

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
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
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
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

伐國矣 趙

資元作貴史
作功

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土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

孫辭

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

壯湧軒翔

暹一作卑

戰國策 趙

與秦易道若
言勝在趙而
不在秦也

仲連不肯帝
秦戰國一大
節目
蕩天即反姚
云錢劉改蕩
作湯

此閱王二字
衍姚本閱王
下有已字
文氣大際養
劫又出清逸
者一層上

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

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

文字從簡正
法也。此則不
然。故繁之以
見妙

一本先生下
無者字

郭璞曰紹介
相佐助也索
隱曰禮賓至
必因介以傳
辭紹者繼也
故禮云介紹
而傳命

此元作若

陡出隋語甚
頓挫有勢

過猶不幸也
舊讀帝過句

姚本牖里之
車欲舍之死
叙二事亦有
態有境

一本天子已
食退而聽朝
也 篇鑰同

單同身

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
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
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
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氣○足○攝○衍○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
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
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

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
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
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
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
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
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
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籩

也國策 趙

二語解未解
去終未快細
玩或亦只是
國小禮不備
意

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帝負利害

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引軍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秦將何預而
退軍五十里
乎只接適會
公子向甚好

所元作此

趙國策

李白詩獨立
千載間清風
洒然雪可謂
善知仲連矣

仲連跡遠而
用奇

單國第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
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鮑焦。周之介士。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胤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衆人不知者。以其抱木死。
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
已。今亦然。筦籥也。鍵其牡也。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
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
夫不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
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

關元作問

一本平原君
之力也

隄字補

也字補

醒隋

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
為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
佩趙相國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
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
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也。親戚則無功受封。
國人則計功論賞。以親戚而復計功。不可也。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友不得通。
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弱趙。

戰國策 趙

辭命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
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
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
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
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
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
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
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

狡而婉

噤口有所啣也鳥獸類貯食通作慊慊也此是作波著色處

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
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
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
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
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噤於口未嘗
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
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
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茅舉元作舉
兩友之劉俱
作反欲得之
故友之以疑
於趙范雖為
魏使齊而齊
厚禮之用此
術也如作反
之於義不順
之招元作招

章法

齊不從白

者一作君

合元作分
上元有分齊
字則此作分
齊亦可通
與字補
之字疑在無
功下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友之。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巳。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合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為知哉。

據猶任也。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為橫者。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讎稱。一云。讎。如校讎義。言畫策也。惡猶害也。從有功。則能害秦爾。不能害秦。則反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之地。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也者。言楚趙合。則雖未見

我因趙

功有害秦之形也。秦合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也者言秦見二國合亦必與齊合。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也。兩君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當是分齊亡魏。而衍齊秦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或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

姚本章首有或字衛兵句比一作比趙元作齊簡妙於質隋處見態

講元作構

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講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呂遼魏臣秦所重者。後章作呂遺衛兵衛被兵也。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曰封不定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魏恥未滅謂嘗分魏之憂也。文信之憂猶言文信為三晉之憂。齊不從者不與山東約從也。疑疑從之不合也。不計而講言魏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獨吞趙者趙近秦待楚魏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

戰國策 趙

不辯之辯不為之為蓋深於短長之術者

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

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

翻若驚鴻姚若游龍

文勢如流泉

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

至言

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飯而工

黏一作翻女
乙反問禮注
翻黏也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

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

秦元作齊

一齊一秦正
見趙之強不
必改

偶語收罔有
態

點事志增態

單國錄

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
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
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
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
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
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
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
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

先王元作先
生

一本王國無
之字

色濃處全在
駕驂輦三字
上

避元作適

轉元作椅一
作解

疊君字補

簡而透

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
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懂懂乃輦建信以與強秦
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轎也

迎客面之。有顧則反。虛戾見秦
策。懂懂往來不絕貌。輦車旁也。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
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
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

我因卷 趙

而元作能

帝一作常
遼元作遺
弃地以媚人
非守國之善
策且河間之
籍朝入而卿
卿之圍幕合
矣若成之策
為秦非為趙
也
飾元作釋

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輔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葺趙人名。刺言探候其事。有不
言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王。

若成帝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公猶同。一本公作合。天下公同為從以害秦。而世獨言趙者以為收河間故也。向者天下惡秦秦重遼。故魏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今趙收河間不與封文信君。則與殺呂遼同。言皆惡秦之事也。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者。言君飾詐以行事。文信猶且知之。況收河間乎。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

點意醒

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元作魁字書無

與

滾下勁快

魏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係蹄用繩以繫獸蹄決斷也

意奇語俏

且日一竹日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衡猶橫也贊者美其事以誘其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

戰國策 趙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使者伯之使要其敵言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

鮑云趙下有王字姚本趙下有使臣與復丑五字注云魯本無實元作寶名寶亦是可通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

氣甚勁而逸但視帖少微覺不濃

韓字補

一篇只用幾語助變換神駿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

戊國策 趙

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恐王而取行言王畏懼之必行其說矣。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也。

一本必不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慙貴。齊不必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莊而貴之。

慙蓋敗從者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

操兩權最是策士常態

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謂建信者疑其殺章。欲以專事也。以為交。以殺章故。建信交之。

姚本忌作恣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

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無燕秦言
不畏之也

倪元作免

三意兩解
有態是文
字作波處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

劉去傳字

不得也下一
本有趙王曰
甚善馮忌曰
字姚本同

一本相馬之
工

看戲

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

我國策趙

劉本作郭偃之法郭偃晉掌卜大夫卜偃也桑雍曾劉並作柔雍一本便辟左右之近者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內

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

愛

雍癰同。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有謂蟾兔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此為喻。

悼襄王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

泄元作世

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幽王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與字疑

設戰句抄
只此一句增
許多態

逐件問固亦
是法但至七
排亦覺太繁

一本大作

直說無藻飾
亦無調法

卻元作却姚
本亦作却補
云此書卻却
通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

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

姚本以小官
臣元作百

津令問固是
波瀾由此轉
入武安君更
覺有致

不元作勿

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緘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緘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柵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

揮劉本作捍
說文捍兩手
擊也
此叙武安守
死事然有風
神以三層敘
態
相一本作柵
曾作柵
述臂短一波

事奇

縮當作搯引也抽也

過元作遇劉作過該元作

訢如扮如畫有情不態

謂元作為

一本而因七

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諺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始皇十年不韋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守假官也因計言願因馬以計事刀筆謂為尚

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也願自請猶乞骸骨捍衛也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織李牧名病鉤即所謂短臂也起居問王起居不及地為不敬榻門櫪也蓋牧右臂短故為木材接之如振動榻櫪也該別也

元作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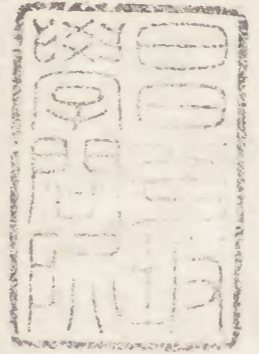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葱一作思一作葱最史作聚

五元作三

軍史作葱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文化乙丑

